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

劾張桂諸臣疏 陸粲

臣謹按大學士張璁桂蕚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為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璁蕚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陛

下斷之而已然張璁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移顧其術猶踈為害猶淺桂萼外若寛迂中實深刻其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萼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内罪不容誅自萼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在京城日夜鑚刺所賂遺萼等數至鉅萬萼連章力薦璁在内閣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為之言曰使功不如使過瓊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

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於舜矣引用凶人為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哉昌化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伯夫人為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蕚受杰之賂力為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勲戚世冑與之同列辱國甚矣蕚素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夤緣授職與之所居相鄰内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桂林及蕚之管家吴從周者人呼為念

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一説事過贓道路之人皆知之蓼又引鄉人周時望為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奸官好地方皆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蓼則容嬖妾納賄追事發銷假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贓臨去官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倚恃蓼勢肆無忌憚且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議裁革欲為巳地仍復朦朧具鈌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懲戒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

選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為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為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得之既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恠矣先因霍韜建言已議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萼

在部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陞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陞陞副使蕭璆以主事陞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明旨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陛下矣官爵者以待天下賢材偏徇至此豈不可為痛憤萬典選僅逾年所為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之名内為交關以滿姦雄之槖雖已罷官猶為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

成均因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
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而轉而徑入內臺依阿
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樸由知府朞月而遂亞卿寺
情狀可窺禮部員外郎張敔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
錢而為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為詖
辭形諸奏牘甘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蔓之
死黨相與比周為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
逢狡猾多智布腹心於羣邪始進之日固黨援於二凶

當路而蠶取清華負乘可耻倚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許屢聞右諭德彭澤因罷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謡懷汲引而依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極矣萼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前此莫敢公言其非者天啓宸衷覺悟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强顔班行希望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静之日將來

必為社稷之憂伏望皇上奮乾剛將璁萼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吴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諂倖之徒重加懲治以為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副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進禮記集註奏藁 華鑰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臣華鑰謹奏為仰遵首詔

請正禮經以崇聖學事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樂非由外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禮之存和者樂之達禮樂本非二物也所謂同歸亦歸宿於吾心而已今之易詩書春秋所以發明夫禮樂之理禮記所以發明夫禮樂之文者品節文章器象度數之謂也學者非徒學夫品節文章器象度數而已也將以致其中和之實而無事多言為也禮記一書精粗雜載多為儀禮之傳周末秦漢

諸儒之說不無附會其間其不純為先王之典無疑也然舍是則先王之典無稽矣故其為書自不可廢而考據訓觧亦不可闕顧讀者擇而執之何如耳若漢鄭玄註多所自得宋大儒朱熹謂其文簡意足或數字同一訓或一字兼數用實深取之間嘗附以緯學或於要義未精唐孔頴達又隨玄所註叚為之疏獨考析於儀文度數之詳而其辭益繁蕪純駁班如也是後訓觧雖多宜無出此我朝洪武三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示以所

習經書禮記則本古註疏此我皇祖聖學高明千古獨得之見也時非不欲刪繁復古以成聖經亦草創鼎建未暇及耳今國家造士有禮記大全考其凡例則以陳氏集說為宗諸家之說有互相發明及足其未備者分註於下不合者不取是以海內之所傳習獨宋末陳澔所為集說而已夫禮記既非純為先王之典初學但音義章句一明足矣澔乃逐段敷演成說合之無慮數萬言較諸古文或正文訛謬而亂真或簡段破碎而無緒

或訓解猥陋而失旨習者既困於篇帙之多又倍其精力於集説之繁而卒茫無歸宿之地所謂約之以禮者其固若是乎哉臣嘗潛心是書專宗古註隨其玩味之所得輙手録以自識及讀宋元諸儒之書有互相發者撮其要義入之一切緯説支詞不得混采時日既久積累成編然讀書不多知識有限恒竊歉焉恭惟皇帝陛下龍飛御極以來禮文之盛並隆於古真千載一時也而海内之習是書者猶抱蕪説而未悟造士興賢者心

知之而未敢適從臣竊願言焉每因職務在公未敢出位言事邇以家居悉心舊學爰取所録重加校訂章分句析要在音義可曉大旨易明而已至於章下餘說亦多迎取記者之意點掇提省庶乎知所歸宿云爾篇依舊次分卷卷凡四十有四名曰禮記集註是敢繕寫正本一部副本一部裝襲進呈伏望陛下俯察微忠少垂乙覽倘以臣言不謬特命館閣儒臣取禮記古註疏逐一編摩或備臣集註讎校得失以為草創萬一之資務

在博采衆長折衷至理仰承首詔之訏謨表章先王之遺典更望陛下亶神智之高明任考文之大柄就禮記各篇中刪削繁衍裁成正經班布學官寘於千萬世聖學淵源有光矣臣不勝戰兢祈懇之至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請慎選左右停止齋醮疏　蔣冕

臣某等謹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

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姧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昭聖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壊事人員並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曁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

絶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額懸置殿壁其一事謂一應齋醮禳禱必須豫絶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不時修設齋醮寵用僧道等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原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人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説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

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虚誕誣罔之說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人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宫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鋭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宫費金銀不計其數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

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奈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内修建齋醮萬乘之尊親莅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近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焚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陛下親莅壇場行香拜

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耗費錢糧亦以多矣何不移之以濟窮困葢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揚言於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以故不避干冒辠爾上塵伏望聖明留納臣等所言

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
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夤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
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
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禄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
用過米麪蔬果等數又命内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
施銀兩等物各開数進呈查究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
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
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聖德愈光所以

綿國祚於千萬年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

題覆進樂律疏　王健

題為進樂律效愚忠以圖補報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典簿廳典簿李文察奏聞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古者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辨者其禮具其功大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和

民物見天地之情通鬼神之德治道所急不容偏廢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之既定鼎也首命儒臣修大明集禮而樂附焉其見於聖論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全智獨禀超然遠覽觀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將來何盛哉夫昔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遲之以為不忠不恕之

論況今聖代重熙累洽埀二百年則夫禮樂之興其不在茲乎洪惟我皇上紹統御極執中葆和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治功隆赫倫制全盡祀天地禋日月禮先農享宗廟諸凡禮制巍然煥然斯已貽一代之大典埀萬古之宏規而廟樂猶有未備者則經之不傳而教之不崇所謂心達者求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故興之為尤難也葢嘗莊誦御製圜丘樂章天機流動道妙呈露仰窺聖心之於樂有神會焉數年以來德

化涵育風聲感名一二臣工稍稍能言其義嘗有奏請古樂以裨盛典者矣又有請復古樂以裨聖政者矣然而其説猶畧今太常寺典簿文察奏前因進古樂筌蹄青宫樂調等書即所撰述較為詳密臣等看得其書生黄鍾述有補觧者以取聲也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有推明者以和調也文武行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簫管鐘鏞之屬有諸虡青宫之樂兼倣虞周而用之皆據經考傳貫穿載籍法有得於往古論不詭於前賢庶幾哉

能用心之勤而聞樂之教矣但中間大報一節欲移於冬至後九日使緣是改歴則享祀受賀不容以失序均之未見其可而其他亦或有泥而未融偏而未舉益以樂之義既為難知而氣之候亦未易考固不得以一二之謬而并廢之也所據前項奏進等書請下太常寺等衙門取其用宜於世者選能歌舞童幼肄習每季終赴本部按試以別勤惰臣等又查得嘉靖十七年六月間先該本官奏進樂記補説補註等書該本部題奉欽依

委本官協同協律郎咎議僉司樂王重卿陳文鐸等官
教習待聲律和諧俟氣應驗奏進另議擢用近該臣等
面試粗已可觀無此撰述詳密亦見職業之修合無俟
命下之日本部移洛吏部並查年資應否擢用施行外
仍委照前教習使之益殫心力益弘職業則所以考定
中聲章宣和氣當更有進於此者而禮樂並隆此其會
也再照本官條陳九事以發揮書中未盡其意雖未必
盡當類如前議要之義在尊君志在華國相應一併議

處謹具前件分别可否上請伏乞聖裁縁係進樂律効愚忠以圖補報及奉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聞

一曰博稽古樂以兼衆善臣考周禮所載周家之禮樂兼用乎前代之制如舞雲門以祀天神兼用乎黄帝之樂也舞咸池以祭地祇兼用乎堯之樂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兼用乎禹之樂也舞大濩以享先妣兼用乎湯之樂也葢樂各有所宜而兼用之乃能全盛故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臣伏讀太祖高皇帝諭禮臣曰近代樂流已久究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是知太祖高皇帝當時拳拳以復古樂為急而未及也今臣於昭代聖樂之外編撰古樂筌蹄九卷以備皇上兼用之盛伏望聖明采擇則或損或益於二帝三皇之樂皆兼其大成矣前件看得周禮載周家之禮樂兼用前代之制大明集禮嘗述之樂篇矣本官所稱蓋出於此非無所據依而漫云也但本朝祭天地社稷

宗廟制定雅樂用之幾二百年殆難遽變夫五帝不相沿樂孔子亦曰樂則韶舞未聞必兼前代也樂之用不必兼不必於不兼惟其善美焉已矣合候命下行令本官與本寺官通知音樂者議處如必兼八代為全盛即督令樂童等另行演習如或不然姑與仍舊但務精熟以候應用

二曰備全律呂以正樂器臣伏讀太祖高皇帝諭禮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

巧之私大哉聖諭深得乎軒轅氏制律吕之本意故令協律郎冷謙定合聲為黄鐘宫四聲為太簇商一聲為姑洗角尺聲為林鍾徵工聲為南吕羽臣聽之與管子之所謂宫如牛鳴窖中商如離群羊角如雉登木以鳴疾以清徵如負豬豕覺而駭羽如鳴鳥在樹者脗合而無間矣不待飛灰積黍而天地之氣自協惜當時禮臣未能擴充聖祖五音之妙以成六律六吕之管故鍾縣磬縣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閑置不用皆因律吕不全

七音之外無以正之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況非師曠舍律呂其何以正五音耶臣今依太祖高皇帝所定合聲為律呂之原聲約為九寸廣三分由是損益相生以成律呂之正管者十二又倍九為十八倍三為六以為律呂倍數之管者亦十二合正管與倍管而對吹之其聲中和純粹可用以正五音以和鐘鼓以制笙簫實太祖高皇帝所定全聲非臣之愚所敢妄作伏望皇上勅下太常寺收貯凡有遇制八音用

以和之則樂器之音皆得其正矣前件看得鐘懸磬懸雖有十六而七音之外間置不用皆因律呂不全無以正之斯弊之來已久自秦而下旋宮不用歷代所存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鐘唐太宗時祖孝孫張文收周世宗時王朴一再當正之在懸之器才無亞者自後因循旋復壞缺今官能依太祖高皇帝命冷謙所定合聲為正管伍管而對吹之使全聲之盛復見明時似為有見合候命下行令太

常寺官收貯凡有遇制八音取以和之不得視為虛器不見實用

三曰攢奏五音以備育德臣考虞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則知東宮不可以無樂也東宮之樂與郊廟朝廷之樂小有不同不可不辨而用之也葢大君至尊樂以黃鍾為主皇太子次尊樂以太簇為主取黃鍾十二律之父而太簇為黃鍾之長子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有君斯有臣有臣斯有民有民斯有事有

事斯有物故大君之樂全用宮徵商羽角以著統官分職治民理事備物之義也宮僚之官皆統於大君而不敢專民則未治事則未興物則未用故樂惟用本宮而商角徵羽之宮皆隱集於本宮之內有其音而未底其宮所以尚德渾然在中而未發以為他日功業之本也臣已備觧在古樂筌蹄第一卷中頗為明白而可據矣臣本此理此數編撰三卷名為皇明青宮樂調以備東宮之育德伏望皇上采而用之則直温中和之教日聞

忠孝聰明之德日成而我皇上之盛德大業悠久無疆與天地而同流矣前件看得有虞教冑子之樂曰律和聲又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未聞主於太簇者也大君之樂以黃鐘為主皇太子之樂以太簇為主斯言也始自本宫發之然而緣察正音遂明大禮雖不必出於古人似亦為有見矣但考之國朝之制朝會宴享皆用大樂而今者所進青宫樂調則雅樂也夫至尊次尊雖當有辨而大樂雅樂豈應有殊臣等竊以謂樂

無分於大之與雅使詞正曲淡而節疏大乃所以為雅矣此我朝所以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制作也昔子貢稱古之德音有曰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夫既至尊次尊有辨則已得制樂之本即以大樂行之無不可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其斯之謂歟合候命下行委教坊演習備用

四曰預調琴瑟以足八音夫樂之有八音猶天地之有八風也缺一風天地無以成其化則知缺一音不能成

樂也明矣況琴瑟聲清以合人聲故曰琴瑟虚器而少鼓雖鼓而少得其聲之正葢因琴瑟久貯内器臨祭而後領出其絃有朽多不可調瑟柱或因臨鼓而仆故鼓琴瑟者不求其聲之正惟不絶仆以免罪耳夫絃絶柱仆偶然失禮失之小者也琴瑟失音恃為故習失之大者也豈可以其小而犯其大者乎伏望皇上命各壇今後近祭之期預擇其絃之精緻新美者而蚤調之庶臨時可免絃絶柱仆之患偶或有之亦畧恕其罪而不盡

究則司琴瑟者乃可盡其能而於絲屬為備音矣前件
看得琴有大琴中琴小琴七絃琴瑟有大瑟中瑟小瑟
次小瑟大明集禮載之已備葢皆堂上之樂取其聲之
輕清與人聲相比本官所引琴瑟以詠是也周漢相承
歌者在堂不設鐘鼓宮架在庭不設琴瑟亦猶有虞之
遺制也而八音之不可無琴瑟舊矣故我朝尚之比年
貯久而絃腐而柱仆而但求免罪不復求聲之正其弊
葢常相因本官習見既久故言之詳悉其用心亦謂勤

矣合候命下行令神樂觀今後各壇近祭之期務要精擇新絃預先調習如有仍前因循以致誤事者聽本部叅究

五曰備正鐘磬以節五音夫鐘磬所以節五音之上下猶兵家之金鼓所以示進退之方者也今各壇鐘磬其音多不正葢因始鑄取者不明用之日久漸變其初則鐘磬不足以節五音惟憑歌工以為高下其不合於律吕者葢亦多矣且我朝舊制鐘鼓各縣十六夫既縣之

則當均用之矣今雖有十六之數而取字之音惟七餘皆虛設而無字無音何以備大成之樂乎恐非舊制意也伏望皇上若遇再造郊廟鐘磬悉當用律呂之管和之以全舊制十六之音則器備而調正矣前件看得大明集禮載鐘之屬有八磬之屬有三本官此論本為編鐘編磬而發蓋小鐘大磬編而縣之其數十六各應律呂鄭康成所謂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者也其始未嘗不欲均用而徒為虛設也特樂工因循遂致取字之

音惟七餘皆無字無音誠非備樂但既未均用則始鑄之時取音明否尚不可知今遽難議鑄即今議鑄鑄者之能亦遽難便得勝前始鑄人也然本官亦曰若遇再造則固自遲疑之矣合候命下始令督率演習均用十六之數如果不應律吕另行奏請定奪

六曰考復排簫以助簫篴夫排簫舊制十二管自長而漸短以應十二律所以助乎簫篴之音者也蓋簫篴各六竅中含十二音是一竅兼二音兼音之中恐其難正

故以排簫助之取排簫與簫簨皆竹為之故以竹助竹其音可正近年本寺前任卿張鶚不知舊制之音取排簫而更造之狀如山峯吹之全不成音所謂可觀而不可用有同兒戲今當悉除其制復如國初之舊亦以律呂之管和之排簫十二管之音皆正而簫簨乃有助也前件看得排簫即大明集禮所載管簫葢所以助簫笛雖十二管而有正倍之數以應十二律正倍之聲即郭璞所稱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者也臣管嘗驗視太常

寺舊藏者其制小本新造者其制大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則舊藏者已訛為筊而非管矣況新造者取而吹之其音果有可聽似合古管簫之制合俟命下令該寺今後作樂用此以助簫笛其舊藏既不成音置勿用

七曰致重塤篪以存質素夫塤篪二音最濁而最細與笙簫並奏則壓於笙簫而難聞因其難聞故吹之者多不求其音之正惟執虛器具數而已耳殊不知難聞之

中有真聞焉最濁最細之音有至大至妙之理寓焉蓋簫籥得之而厚重古人以為質素之音夫音有質素而後有華美猶繪畫之事後於素工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音雖濁細其取義之大有如是然則作樂者寧可不致意於斯二者乎伏望皇上勅演樂之官令後演樂須演小成先鐘磬次塤箎次琴瑟次簫籥排笙次笙鏞次舞前後合大成而通演則小大畢舉八音各盡其妙而樂之道成矣前件看得大明集禮載塤箎各有大

小考之揭土為塤作竹為篪其聲相應故詩稱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稱如塤如篪而周官笙詩并掌而教之也本官謂音雖濁細其取義大此正合樂記以塤篪為德音之音之説但記云聖人作為塤篪然後鐘磬以和故釋者以為塤篪唱德音於始鐘磬和德音於終而此云先鐘磬次塤篪葢一指制樂之意一指作樂之宜非有不同而塤篪之當重愈可見矣合候命下行演樂官今後演樂如本官議

八曰崇樂教以興樂學臣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樂政而合國之子弟教焉是時樂德樂語樂舞學有師承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之與下逹閭巷是以治出於一而禮樂之教大行於世今之教者以詩書為重而禮猶習行之間知其義至於樂則絶無師受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説者誠有如宋儒朱熹所言者矣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首以禮樂為急特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講

究其意甚盛也今可師其意於國學特設一齋或於禮部另立一局如古人所謂經義治事者先徵天下通曉之儒以主其教次令郡縣舉薦其質之通敏學之究心者以補弟子員學成而後官之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果能精通樂經量定中試數名庶士有所勸樂得其道則樂經與禮經並盛樂化與禮化齊隆唐虞雍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伏望皇上表章樂經使不混於禮樂之中是樂一經久廢於前朝者至我朝而後大明

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前件看得本官講國學特設一齋禮部另立一局先徵天下通曉之士以主其教無非欲興復古樂但往年亦曾欽命薦舉至今未聞有的然知樂者可以應詔夫主教既無其人乃汎及郡縣以求補弟子員又何益哉聖明德化感召固自有如后夔者出以鳴一代之盛區區漢以下邕勗逸照不足前稱然此恐非一齋一局所可得也而又云如遇大比之年樂生許其入試是廣倖進之門而開旁通之路必自此始且

比年所稱冒籍固皆易詩書春秋禮經學之士也經一也在五經禁之在一經引之亦太輕重不均矣合候命下行令加意演習所謂齋局似難更設

九曰纂樂書以廣樂傳臣按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則知樂之有經舊矣三代以降是書不傳今所見惟戴記中之樂記及周禮所存如大司樂之數章耳自漢及宋儒者各有著述如司馬遷之律術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熹之通解鐘律雖未必盡合

古之經然亦可緣是以求原以臣愚意欲將數書乞命史官類成一書至於我朝所用郊廟樂音樂章亦倣大明集禮之書編為全帙庶幾學者得見千古之全與我昭代制作之盛顧不韙與前件看得經所以載道也如其道存即數語或附見已自為足用不待重牘累帙又不待另立一書虞書教冑子之詞戴記之樂記周禮大司樂之數章是樂之經義也夫今世不傳者元聲耳而使重牘累帙另立一經又何補元聲之亡者昔宋建中

靖國間陳暘著樂書二百卷載樂之道頗為詳備又不特司馬遷有律術蔡元定有律吕新書朱熹有通觧鍾律也且史官既非通知音樂一旦命類成樂書亦不過重寫翻刻前數書耳於是之傳何與至所謂郊廟樂音樂章則既載之大明集禮固我朝禮樂全書也而曰倣大明集禮之書編全帙誤矣合候命下寢其所議

還宫疏　王同祖

奏為仰祈聖明秉運法天體元居正以隆聖治以安聖

躬事臣聞王者秉運而興必體乾元以更化法天而動
必建皇極以居中此隆古之道也何以謂之體元臣聞
元者善之長也乾道之始也皇上臨御九有二十一年
於兹聖德神功丕冒海宇無以加矣然遘當三七之會
故一旦變生榻寢自非聖德格天天心眷聖何以轉危
為安若此哉是以我太祖高皇帝於祖訓一書惓惓以
警戒為言良有以也我皇上受兹眷佑是今日維新之
會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臣願皇上秉乾

元之運一切推恩布德赦過宥罪覃及萬方與天下更始是臣所謂體元以隆聖治也何以謂之居正臣聞天象有紫微垣乃中宮北極之謂也故王者法天必居中而馭外我太祖高皇帝祖訓曰乾清宫者朕之正寢也其垂訓之意大矣臣伏見皇上近歲恒居西苑臣以為西苑僻在一隅宫墻淺隘豈萬乘臨御之所近者致變可為寒心臣願皇上入居乾清宫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之謂也是臣所謂居正以安

聖躬也臣惟皇上聖神御極天人協徵徵臣管窺何能為益但臣近覩時變心實驚惶一念之忠不能自已伏惟聖明俯賜鑒納如臣言可采乞勑下禮部詳議可否取自上裁臣愚不勝幸甚

辟雍紀事 王同祖

嘉靖壬寅十月朔國子監司業王公與祭酒張公同至西苑道經皇上所居萬壽宮因見宮墻淺隘門禁疎簡官員人等往來出入無常公意惕然以為目今邊塞騷

動多有奸人潛住京師且宫門逼近西安門市井煩囂一旦竊發禍不可測大臣數年以來無一人敢勸回宫者臺諫亦不敢言是月二十一日忽有御寢大變聖上幾危獲安爾後大臣臺諫但疏入慰安慶賀而已司業公因竭忠發憤草奏未上猶俟有言之者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後竟無敢言之人公遂以死自誓以體元居正二事委曲諷諫與移上心十九日拜叩左順門上疏二十日一更時司禮臣奏上御覽二十一日早公席藁待

罷朝房是日巳刻有旨宣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鑾嚴嵩申時至西苑諸臣皆入戍時下御劄密封諭四臣劄云茲名卿等以王同祖之說似可難行則不如傳位改元至正之義夫我皇曾祖考蒙塵改元是有景泰一代朕昨遇害小同只是傳位為當庶朕得以仰承仁愛於安生矣夫彼之所言可取曰三七之變夫此時氣數不古若非至聖大賢不可當也宜熟思焉頃之召四臣入萬壽宮面諭上曰王同祖所言他主意

只是要勸我還宮這是他納忠他又先說改元是要歆動我還宮這也是他忠我只是傳位東宮好四臣叩頭皆云東宮幼冲豈可傳位上曰別人不敢言此事他却進言有所恃嚴公曰他是一介儒臣有何所恃上曰數年前在山陵上李時夏言曽面薦他是真儒朕答曰古有周程張朱是真儒今日復見真儒矣上又曰改元之事如何内一公曰似乎變亂上曰我朝天順改元亦是又曰他既有本如何不在我遇變之後就言今巳幫着

年如何逼著我要行又言萼璁當時議大禮只是楊廷和不與他做主以致激成許多事又曰他似急於功名他從容些那一樣官沒有他做四臣皆唯上曰今不可不處治他恐後面還有人説我四臣出至無逸殿直房内閣臣票擬云國朝原無再改元之制王同祖輒行奏擾好生狂妄都察院參看了來説二十二日命下都察院參題二十五日進二十六日五更上覽過發内閣票有旨宣四臣戌時至西苑四臣先至東閣上有密劄諭

四臣益因禮部題請正月初一日食不及分不該救護
請上減禮御殿三老復進票票擬都察院本王同祖妄
議改元倡邪惑衆本當拿問姑從寛降二級調外任封
入須臾至西苑上又降劄盛怒四臣如何不回答御劄
四臣請罪上又降御劄言乾清宮不祥如何要我還宮
四臣兢兢戰懼待命至四鼓方遣出不得見面二十七
日申時又發下改票曰且擬為民不許起用是日一更
奏覽二十八日留中不下二十九日辰刻命下三十日

早謝恩司業公初進時自分必死不意聖上深知其忠曲從寛宥放歸田里優游山林古人所謂吉人天相良有以也竊因著其顛末如此

治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為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悦阿

諛曲從致使災禍隅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决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

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絶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焕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

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虚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吕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為賢君焉陛下則鋭精未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
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
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
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
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頌焉

然嚴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輕量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

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

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説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臆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闢於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

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説修身立命止説順受其正盜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

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歴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擣以成者也玆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

宰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

已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挾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

玄修無益臣之所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皐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厨内庫下之户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

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葢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名募驅緇黄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

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

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輿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

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明文海卷五十六

明文海卷五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奏疏十一

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

以來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欵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皇上有必

為之志而淵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不敢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夷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

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賊内犯特勑廷臣集議防禦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

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輿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横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

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

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虚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庻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一振紀綱臣聞人君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

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强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將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蹠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巳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

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狥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狥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

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

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叅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數十

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録年
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
自苦人懐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
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
内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
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
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
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

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滞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輙有乏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

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悪得而不乏事悪得而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試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時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

身借之以為資或因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失實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

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勑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

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强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

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内虚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

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為實邊之一助再長官有鈌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或

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廵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有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賊盗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

惟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乞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

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

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
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静不擾庶民生可
遂而邦本獲寧也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
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
邇年以來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
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
亦畧備矣然臣以為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
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

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懐忠藴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寛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

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
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
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
五年邊可安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
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耕牧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
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
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勅
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

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廢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備単弱臣常以為憂伏乞勑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

有技藝精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敵人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張居正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勑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

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體查得成化弘治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葢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辭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

為誇侈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為頌美或事涉幽隐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勑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為重誥勑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已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删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為前事叅論制勑房

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
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内閣看詳輙便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賣浮詞
蔑視制詞不遵前旨着法司提問欽此此時嘉靖初年
誥勑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
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
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
為釐正伏乞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

守勑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狥情飾辭以壊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申明冠禮疏 孫存

禮部主客清吏司署郎中主事臣孫存謹奏為申明冠禮事近該臣奏請皇帝陛下舉行冠禮伏蒙勑下禮部覆題奉聖旨是既先朝俱未舉行罷欽此欽遵臣有以

仰窺陛下虛心聽納無意無必之盛節矣蓋本部言家
語載孔子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肆我英宗
皇帝武宗皇帝俱未舉行冠禮陛下因是其言而罷之
若本部詳言天子冠禮乃我太祖高皇帝之聖制與歷
代之所已行則陛下亦且是其言而行之矣臣謹按家
語周公使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
思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
周公之冠禮也歷漢魏晉唐帝冠之禮大率祖之博物

記漢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藉文武之純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承式永永與天無極後漢書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服緇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廟又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賔加賜玄纁駟馬此漢天子之冠禮

也三國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與家語相發明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此魏帝之冠禮也晉書穆帝孝武帝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預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

介茲景福加冠訖侍中繫玄紞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衮服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此晉天子之冠禮也唐書四曰嘉禮皇帝始加元服有司卜日告於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冠此唐天子之冠禮也今曰天子無冠禮然則彼皆非與我太祖超越百王親集五禮其制天子冠禮蓋取諸周奏告郊廟百僚陪位行禮殿上進醴稱賀蓋取諸晉一加冕冠蓋取諸魏祝詞爾雅蓋取

諸唐今陛下將冠誠述我太祖之禮而行之幣告於天地宗廟詔告於文武羣臣於奉天正殿行之以文武大臣攝之太師太尉相之使臣子喜哉遂其嵩呼舞蹈之賀則四海之民聞之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明天子冠矣復行太祖之政矣天下自此太平也豈不光明俊偉哉乃若今之所行以巍巍天子之冠禮官不與其儀史臣不書其事天地無奏告之文臣民無慶賀之節不相之以元老大臣而相之以近習閽寺不行之於當

陽正衙而行之於燕居寢殿竊為聖明惜之且臣之所論者非謂陛下不行三加之禮為不重人道之始也謂陛下不行一加之禮為不備冠禮之儀也盖三加者士之冠禮載諸儀禮者是也自元子以下皆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一加者天子之冠禮行於周王行于魏人備載於大明集禮者是也惟天子行之其禮異於士則義亦異於士矣士之冠禮成人之禮也君之冠禮君人之禮也家語所謂人君不冠者謂人君不行士之冠禮

也乃謂人君不行人君之冠禮可乎况家語文不類於六經義或繆于聖人殆不可盡信之書也若大明集禮之冠禮本之周公監於歴代而折衷於吾聖祖乃無非可行之成憲也我聖祖嘗命羣臣議毋服古今言人人殊乃斷自宸衷著為定制而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以三代之禮不相沿襲時王之制所當遵守凡所著定者皆精神心術之運萬世不易之定體也若以天子冠禮之制為有戾於孔子之言則我聖祖萬幾之暇博極

群書豈獨遺家語而必欲從周公之制哉殆必有槩於中而損之益之以適厥中耳惟我英宗武宗未行冠禮則亦當時之疑議也與其法當時之疑議孰若法聖祖不刊之成憲耶其有謂周公以叔父攝位故冠成王以成人之禮非後世臣下可同也臣謂此言尤謬大抵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何有於叔父何有於居攝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故有周君臣之分猶萬世君臣之分也周公可以舉

冠於成王固知冠禮未有不可行於天子也今陛下冠期日近而臣復瀆宸聰無及於事而祇蹈干冒天威之罪但心有所懷不得不盡倘蒙聖明採擇則大婚尚在半月之後尚可改卜日行也臣言之後恐有以非正月甲子為言者則漢惠帝冠以三月固不必正月可冠也伏望皇上仰遵祖訓俯賜宸斷訪於元老儒臣毅然復行隆古之禮則修巳化民之大端而敬天法祖之一道也臣極知方今天下之事甚有大於此者則陛下有股

肱之寄有耳目之司有諤諤之六卿有師師之庶職夫既巳言之矣如臣卑微愚昧徒陳一節之禮猶弗可厎行尚敢他說哉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先夫子曰孫存字性父滁陽人官至河南布政使所著豐山集文亦應酬畧兼理學

乞行攀送梓宮疏 孫繼皐

奏為古今大綱常必不可虧國家大典禮必不可缺冐懇聖明扶疾攀送母后以光聖人大孝慰寰海同情事

臣於本月十五日忽禮部接出聖旨朕自閏八月初旬偶爾痰流注於左足動履不便今大行皇妣引發朕不能恭行攀送不勝哀慟着遣獻代行卿還傳示務要虔潔敬慎恭誠供事欽此臣再三捧誦再三思維於所謂痰注左足動履不便者而見聖情之萬不獲已也於所謂虔潔敬慎恭誠供事者而見聖心之萬不獲安也雖然皇上綱常之主而典禮之宗也茲舉而遂皇上異日必自追悔又必將追咎羣臣不言而以為朝廷無人臣

敢先言之以無勤皇上悔可乎夫皇上大孝聞天下久矣毋論毋后生前極天下養即初逝而成服皇上且奔且哭哭極哀外廷所聞也上慈謚奏册寶登降薦獻戚與禮步而過宫門而後登輿外廷所見也盖天生大聖人其舉動不愆往往若此矣今只一攀送而以疾格九仞一簣臣竊為皇上惜之且皇上不出宫眷必不得帷而至午門神帛朝祖必且降而藉奠獻使手宫眷即不送其小者也神帛何帛朝祖何事奠獻使何人而猥令

褻瀆不知母后之神靈肯於帛乎憑依否耶列聖在天之神靈肯於使乎降鑒否耶古人於親喪雖小物細故必誠必信必躬必親而今却於大處不無虧缺也臣又為皇上重惜之然而皇上固曰吾適於痰弗良於行耳臣請有以進今夫禮居喪無沐浴飲酒食肉而有沐浴飲酒食肉者疾故也皇上誠適於痰弗良於行即輿而出午門等門掖而成禮何弗可者親之喪達乎天子在所自致而已事關大綱常大典禮四海觀刑萬代瞻仰

實在兹舉臣不勝狗馬之心攄其愚忠惟皇上深思力行勿之有悔臣冐昧陳言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史職疏　張位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侈於後觀歴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歴諸書謨烈孔彰允為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撿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

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修切見先朝政事不過㮣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每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徃徃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况不值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徒日費大官供給循名責實其將謂何玆事關係不細舉世

知之以為宜復久矣恭遇聖歴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為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為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為更張别創名秩第令見在諸臣日輪數人進直史館俟有明旨及朝講名對宫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所及知者謹擄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疏下六科亦擄緣繇紀其節畧藏之秘府以

備參考且今之史臣將以儲講論弼直之選者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為然伏乞勅下閣部會同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而國典備職業修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建輔城定兵制疏　張位

奏為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蒙安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九重居尊三面鄰邊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成祖文皇帝三犂北庭力強盛草創建設以貽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荆關

路不三百里朝衘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隐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敵騎闖入邊關徑至城下輦轂萬姓米爨所需城門一閉内外交阻况今北邊騷動倭防正殷桑土綢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為宜於近京周圍十里内外卜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内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城門可開

合遵照祖宗五軍舊制即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為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内兼置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監撡督餉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軍耕種以優養贍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戎馬險足以守兵足

以防此真國家强本之圖萬年不拔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二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為安我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意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盖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强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即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俾名分相

維苦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挺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為將領强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名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廵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可壯居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詘舉嬴然久遠之圖

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四邊在德非險若為堂奥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談終誤大事盖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户而後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為一家謀况以天子之尊可不為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宗社生

靈不勝幸甚

明文海卷五十七